

辙

文/林纯孝

此生有幸染上画瘾，我常如是说，虽然凡可称为瘾的东西多数没有好事，但此瘾不同，画了一辈子还想画，说穿了就是尚未过足瘾。大凡瘾的形成都须具备二种力，一种是诱惑物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，一种是中招后不离不弃的定力，我二者皆有。于是乎，快乐地把画瘾染它个几十年还贪婪地说：如果有下辈子，下辈子我还画画。

朋友笑话我，还想再折腾一辈子？殊不知，当笔端在画布上抹出个意想不到的笔触时，那瞬间的享受不可言喻，七八十岁的我如同小孙女在幼儿园获奖一朵小花一样，高兴一整天。何致如此，画瘾之功不可没。这就是“有幸”之所在。

小时候，老师洪世杰先生引用异史氏名句“性痴者其志必凝，故书痴者其文必工，艺痴者其技必良，世上之落拓无成者，皆自谓不痴者也”教导我，引我成痴。痴者瘾也，让我终生受用。

士农工商，吃苦就叫苦，好像画者吃苦，听不见叫苦。没有苦吃时反觉得浑身不舒服，怎么办？找苦呀！才几天画得顺风顺水，一点也不苦时，我马上就给自己配小鞋，画些一下笔心中就叫苦的东西，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叫出来。虽不致废寝忘食，也落得个精疲力尽，这叫自讨苦吃，我就这样周而复始、津津有味地吃着。在吃苦之际，莫忘苦中取乐，何物可乐？今天画面上暗部色彩砌得浑厚而透明，可乐也。笔触准确而生动流畅，又可乐也。画面终于找不出碍眼所在，再可乐也。当一笔扫过歪打正着，无意中撞出横生效果时更是乐不可支。每当此时此景，势必犒赏自己一杯香茗代酒，品拙作已自酌，穷开他一回心。画画，只要你敢对它说爱，摆在面前的，将是一条不归路，走在这条路上，画得好时昂首阔步，画不好时形同跌跌撞撞，无论阔步还是跌撞，总还是在进步。只要有进步，最后是否能成为画家并不重要，因为伴随你同行已是充实的人生，这就是上天对画者的恩赐。

为养家糊口时，瘾不得不沦为业余，一旦退休，业无了，余焉附？俨然烂瘾终日，涂抹出前面这些东西，叫辙。

辙，颠颠簸簸的车轮过去了，留下深深浅浅的辙，大车留下大辙，小车的辙虽小，还是叫辙。

特别感谢曾松龄老师，十五年前，他为我第一本书撰序。今我又再乞序，对这位亦师亦友的高情，非只语片言所能道尽，感谢陈朝生老师统筹策划，本书得以付梓，还撰文支持鼓励。又蒙我市艺界前辈应强兄、淑钦兄、无碍兄赐文添彩，则当幸甚，我何德何能，获此朋友和家人之挚谊，再申谢忱！

2018年4月12日于阳光雅轩